抗战期间川军参战人数之多、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，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！

铁血川军团系列

那一年，我们出川抗战（下）

关河五十州★作品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铁血川军团系列

那一年，我们出川抗战

（下）

关河五十州★作品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第八章

一本万利的买卖

（枣宜会战、第二次南昌战役、上高会战）

“四川军队在中国以封建和落后著称”，“一般来说，四川队伍是中国最封建保守落后的军队”。1939 年冬天，带着这样的印象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前线对川军进行了集中采访，结果她发现川军虽然在武器装备、军事素养方面确实很落后，但士兵们勇敢顽强的精神却令人很是吃惊。

史沫特莱采访过的中国军队很多，深知“在中国要自豪和勇敢并非易事”。在川军作战区域内，她亲眼看到许多负轻伤和生病的士兵自己蹒跚着走往后方医护所，也看到过不少重伤员躺在担架上，因为还穿着夏季的单衣而被冻得发抖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战条件啊！可是军人们仍然前仆后继，那些活着的、伤愈的人背着背包，扛着枪，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炮火肆虐的战场进发。

史沫特莱感动于她的所见所闻，后来在书中写道：“抗战军兴以来，四川士兵受到民族意识的鼓舞，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而豪迈，他们可以为一个什么也不给他们的政府舍身战斗。”

江中布雷

在唐式遵集团军所部采访时，史沫特莱曾听到远处江边有大炮的轰鸣声，一问才知道是炮兵部队在腰击敌舰。其实到那个时候为止，川军用于阻击敌长江航运的办法已不仅限于炮击，他们还拥有了一种新的攻击手段：布雷。

冬季攻势期间，军委会海军部先后给唐式遵集团军配附了两个布雷大队，同时在徽州郑村设立海军布雷办事处。布雷大队到达唐集团军后，最初在孟浩然师守备区作业，并由该师的罗心量团、曾植林团各掩护一个大队，分别到江

中布雷。

布设于江中的雷被称为漂雷或水雷，不光是可以阻击航运，有时也能够直接用于重创敌军。在一次战例中，日军分乘三辆汽车，由一辆坦克装甲车拖后保卫，在过桥时触发了川军预设的漂雷，结果桥梁被炸，汽车、装甲车全都掉河沉没，车上日军死伤达三十余人。

相对于临时停放的漂雷，江中布雷要复杂和艰险得多。人们必须先将漂雷运到江边，再抬上船运到江中，而从陆地到江边这一段路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，又都处于敌人的射击范围之内，因此非常危险。一次，曾团一个营掩护第二布雷大队去繁昌附近的港湾布雷，由于计划欠周，行动暴露，汉奸向敌人告了密，导致部队在途中遭到敌人袭击，担任掩护的一个营全都牺牲了，团长曾植林事后也引咎自杀。

集团军总部决定把作业地点改到周绍轩师守备区，由周师掩护布雷，而且专门指派师参谋处长李克猷前往第一线进行规划联络。

在初步侦察的基础上，指挥部将荷叶洲江面列为漂雷布放的候选地点。荷叶洲只有两个敌据点，而且相距约两千米，敌人也很少出来巡逻。困难之处在于运送漂雷的路程较远，且既有水路又有旱路，特别是运送和布放都不能在白天进行，晚上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，也不能公开举火照明。

吸取孟师布雷受挫的教训，李克猷等人这次接受任务十分谨慎，务求做到万无一失。经过商量，他们决定从所属的三个团各派一个侦察小组，深入沦陷区寻找布雷的确切路线和地点，李克猷还只身在白石村一个张姓老乡家住了三天，张老乡让他的大儿子三次到荷叶洲观察地形，向李克猷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。

在李克猷和各侦察组回到后方基地后，大家又进行了多方复查和讨论研究，最终制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行动计划。行动计划得到了集团军总部的批准，按照计划，漂雷和船队需集中于张溪镇，接着渡过白水湖，再由白水湖登岸后前往江岸。指挥部即从各团抽调一个加强连用于武装掩护，另由各团挑选精壮士兵三百人，用于征集木船和抬运漂雷，并规定必须在行动当天，也就是1940年2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月23日入暮前，将木船和漂雷全部运至张溪附近。

为了防止被汉奸告密，指挥部还实施了其他严格的保密措施：22日午后便禁止船只出湖，不管什么人都只能进，不能出；漂雷隐蔽以及木船停靠等程度都尽量做得零乱，除少数人知道布雷的日期和方位外，就是自己人也难观察出动向。

此次行动共征集到木船一百五十只，木船的载运量不大，但每枚漂雷都重达两百公斤，需六个士兵才能抬起，这样每只木船就只能载运一枚漂雷和十五个人，最后船队一共装了一百枚漂雷。

23日下午6点，掩护部队以两连为前导，漂雷船紧跟其后，船队开始横渡白水湖。离岸约半个小时，突然湖风大起，而且还是很少能够遇到的逆风。尽管船工们用尽全身力气划行，但直至晚上9点，各船不仅毫无进展，还被大风吹成了数团，百余只木船全都在风浪里滴溜溜打转，其间一只载雷船被吹翻，该船的漂雷也沉入了湖底。

大多数人都为之惊慌失措，有人主张把漂雷抬上岸，待湖风转弱再行动。李克猷等人征询老船工的意见，老船工说："逆风在半夜12点前后都要稍停一段时间。"李克猷接着又和布雷大队的两位大队长林遵、郑天祥商量，林、郑都是在英国学习海军的归国参加抗战人员，江河湖海上的行船经验远比一般步兵要丰富得多，二人显得非常镇静沉着，一致同意在湖中等待湖风减弱，认为即使等到午夜重新出发，也能在拂晓时到达江边。协商一致后，大家便把现存的九十九枚漂雷全部系上浮筒，以防止翻船，同时相互勉励打气。布雷队大多数队员与林、郑一样有着留学英国的经历，他们一再招呼旁人不必惊慌，湖风很快就会平静下来。

晚上12点，湖风果真转弱，而且还转了风向。大家都高兴极了，李克猷当即指示给每位划船工友奖励香烟一包，这使整个船队更加振奋，众人挥桡鼓浪，继续向白水湖对岸进发。

次日凌晨2点，船队泊停白水湖对岸，经检查确认，除先前翻掉的那只船外，其余人员和漂雷没有受到一点损失。

登岸后，部队沿着一条崎岖的芦苇小道走了两个半小时，到5点左右，人、雷陆续抵达江岸。此时气温很低，细雨蒙蒙还有浓雾，使荷叶洲在什么地方都变得模糊不清。布雷队下水摸索十多分钟后才到达水津，队员们拉的拉，推的推，将漂雷一枚枚送上水津，然后松开雷管帽，让它们随水缓缓漂去。

2月27日，潜伏于江岸的侦察小组第一次传回报告，证实漂雷在梅埂和大通附近江面爆炸，先后炸沉日军两艘中型军舰、一艘运输舰、五只汽艇和木船，炸伤日军三艘运输舰、两艘扫雷艇，敌人被迫停航达两周以上。

这样死有何意义

冬季攻势虽然未能实质性收复国土，但日军也在攻势中遭受了一定损失，急需休整，因此，冬季攻势后的整个战线本来是比较平静的，江上布雷以及从未间断的腰击敌舰行动，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。

敌人或许并不确切知道布雷行动是由唐集团的哪个军哪个师负责，但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唐集团所部总没有错。1940年3月4日，周师派出的侦察小组师部传来报告，确认在鲁港附近江面敌人又被炸伤了两艘运输舰。当天，日军一个混合大队附两门山炮，即在九架飞机的掩护下，突然向青阳县属的木镇、烟竹铺一带扑来。

木镇是青阳县的较大场镇，有“小南京”之称，范子英军军部曾驻于此镇。驻守木镇的田钟毅师是范军的新编师，战斗力没有老部队那么强，师长田钟毅急令孟存仁旅增援第一线，但当孟旅奉命出发时，木镇、烟竹铺之间的防线已被敌人击破。日军击破田师防线后，进入东南方面的杨家村，意在威胁云岭，插向泾县后方空隙处。

幸运的是，张昌德团正好在烟墩埔南十五里的杨村整训，在孟旅的协同配合下，他们一面以小部兵力迟滞敌人，一面在三里店的夹沟设伏，等孤军深入的敌人一进入夹沟，便从两翼实施夹击。

日军自离开自身巢穴后，已连战两昼夜，处于夜不能卧、饥不能餐的状态，

骤遭伏击，根本无心恋战，只得边抵抗边撤退。师部急令张团向敌人跟踪出击，并在电令中指示说，此时正是张团“建功立业，歼灭该敌之时，该团千万不可失此良机，务望不顾疲劳，不惜牺牲，竭尽所能，歼灭此寇”。

张团不顾疲劳，跟在敌人后面尾追了一天半，冲在最前面的钟晓谷营更是一直追到了三里店后方十里的两山之间。此战缴获三八式山炮两门、炮弹三十四发，其他如步枪、战刀、呢大衣、旗帜等军用品也不少。另外还生俘日军三人，发现未来得及搬走的日军尸体二十二具，估计日军在战斗中伤亡了两百余人。

木镇军民喜气洋洋，但是人们这时候还不知道，木镇战役只是敌人一次初步试探，为了阻止中方的腰击和布雷行动，解除其对长江航运的威胁，他们还将策划和组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

4 月初，敌人从第一一六师团、一三〇旅团中抽调兵力，组成两个混合联队，在飞机的掩护下，向青阳、贵池进犯，以求一举歼灭驻扎于青贵地区的范子英军主力，这就是青阳贵池战役，简称青贵战役。

敌先头部队沿青贵公路向贵池的孟浩然师发动进攻。孟师起初打得还不错，他们派出一个加强营，从敌后方突进，对敌人施以尾击，一度将敌人击退二十余里。然而一个小时后，敌援兵赶到，攻势更加凌厉，集中力量攻击一点的力度尤为强劲，在前线指挥的副师长兼旅长戴传薪临阵畏怯，指挥部队后撤，致使该师在贵池的江防阵地很快遭到突破。

敌人在贵池取胜后，其右翼立即兵分两路，一路直取青阳县城，一路进攻驻防青阳的田钟毅师师部。由于戴传薪率部撤退后，整整两天与军、师部失去联络，导致田师对贵池失陷的事蒙在鼓里，毫不知情，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匆匆与敌人展开了激战。

田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田景淑出身于四川岳池县的一户书香人家。中学毕业时，父母问他打算报考哪所学校，不料他的回答却是：“升学非我所愿，决定从军！”

田景淑带兵练兵都很有水准，在泗安、广德战役中舍身炸坦克的胡荣程、

赵学贵、文守全等人，均出自他带过的教导队。青贵战役爆发后，田团奉命坚守铜官山，掩护兄弟部队和师部撤退。很快，田团就遭到包围，与友军的联系被完全切断。

敌步兵在强有力的机枪和炮火掩护下不断冲锋，助阵的敌机则像一群黑乌鸦一样，把飞行高度降得很低，对田团阵地狂轰滥炸。前线官兵成排倒下，阵地接连失守，附近老百姓能听到有川军用四川话在山头呼叫增援："快上来，我们顶不住了……"

在日军逼近田团最后固守的高地后，将其团团围困。这时，田团阵地能战斗的人员已经不多了，眼看敌人向团部逼近，副团长刘克伟拔出手枪想自杀，田景淑一把夺下他的手枪，说："这样死有何意义？等敌人来到近前再同他们拼嘛！"

田景淑打光了所有子弹，继而抓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敌展开肉搏，直至力竭不支，壮烈殉国。

田团全军覆灭，战场上尸横遍野，当地老乡在掩埋官兵遗体时，平均一个坑就要埋三到五个人。

我就是命长

日军击破田师防线后，窜至白马塘附近。集团军总部急令刘儒斋师跑步增援，但刘师行动迟缓，未能按时赶到。在敌人的猛攻下，青阳后方要地相继陷落，范军军部、集团军总部都不得不赶紧撤出了青阳。

为了挽救越来危迫的战局，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决心不再后退，在他的严令下，刘师终于赶到青阳，与田师合力对集结于白马塘一带的日军进行反攻。

根据军长范子英的部署，刘师担任主攻，田师抽出部分兵力攻击敌侧背。反攻于夜间开始，刘师反复冲锋，伤亡颇重，遂只能转攻为守，通过抢占制高点遏制敌人的进攻。

士兵李龙泉参加了此次战斗，他和战友们在战壕里守着，十多个日本兵往

上冲，他架起机枪就打。敌人暂时被打下去后，过了一会儿又冲，他们又继续打。

除了迎敌，还要防空。敌机都是就近停在长江江面上的水上飞机，这边一打，敌机就飞过来炸，阵地上随处可见一个个鱼塘大小的凹坑。为此，大家都要用草在全身上下进行伪装，有一次，李龙泉蹲在战壕里，敌机丢下一颗炸弹，正好就在他旁边炸响了。他当时只觉得头顶一凉，摸了摸脑袋，发现弹片只削掉了草帽的帽檐，身上毫发未伤。战场上，所有人的生命都不是自己的，李龙泉觉得很庆幸："打死了就该你倒霉，我就是命长嘛！"

就在刘师一侧的反攻陷入胶着状态之际，侧背的田师也遭到敌人猛烈攻击，部队伤亡严重。师长田仲毅临阵指挥，死守阵地至中午，才率师部和通信连转移，未料中途却遭到敌优势兵力的袭击，通信连被包围，最后该连仅数人得以突围。

至此，两师反攻均告失利，预备队也用光了。后方野战医院已经人满为患，但伤员还在不停地后运，这些伤员中轻伤员还可以包扎一下，重伤员根本没法治疗，只能先放在医院旁边的菜地里，他们有的腿没了，有的手臂没了，疼痛难忍下，有人甚至请求别人想办法给自己一个了断。

战事告急，唐式遵派高级参谋杨国才率手枪兵连星夜赶赴第一线督战，才使各部没有完全垮下来。敌人深入青阳后，后勤供应立见紧张，而且本身兵力也不足，在刘、田两师的奋力反击下，终于被迫于5月2日放弃青阳，返回了原驻地。

青贵战役后，日军得以侵占原属唐集团防区的贵池等地，纵深达一二十里。青阳本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，也是唐集团军和第三战区的主要后方基地，此处虽失而复得，但日军在占领期间已将基地储存的军粮焚毁一空，青贵战役开始时又正值春耕季节，耽误了农时，最后造成军民粮食极为紧张。前线部队被迫靠挨家挨户搜"借"粮食维持，就这样，每人每天所能提供的军粮也超不过半斤米，有的后方驻军已经窘迫到挖食蕨根，至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了。

第三战区长官部对此感到非常恼火，顾祝同亲自赶到徽州唐集团总部，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了三天检讨会议。会议最后一天晚上，他从腰包里掏出一份

命令，宣布：第一四四师师长刘儒斋应援失时，致青阳不守，着即撤职；一四五师副师长兼旅长戴传薪作战不力，致寇深入，着撤去副师长兼旅长职……

此次唐集团一共被撤去师长、副师长、旅长、团长共二十七人，是继冬季战役检讨以来，处分最为集中也最为严厉的一次，对集团军各部的鞭策和反向激励作用显而易见。

三攻贵池

1940 年 5 月初，孟浩然师（一四五师）奉命进攻已被敌人占领的贵池，挺进江岸，以掩护炮兵腰击敌舰。师部领命后不敢怠慢，所部三个团除一个团必须固守原阵地，牵制当面之敌外，其余两个团被全部用于进攻贵池。

5 月 11 日，当天下起雨来，而且直到入暮雨都没停，主攻部队罗心量团乘敌人警戒疏忽，突然对贵池城发动袭击，并一举占领了西南城垣。由于西南城垣可凭高瞰制城内，敌人只得仓皇退出城外，利用既设阵地继续抵抗。

激战至次日拂晓，原定要增援罗团的另一个团遭到齐山之敌阻击，无法前进，敌援兵倒相继赶到，反过来包围了罗团。坚持到入暮，罗团利用夜战和白刃战冲破包围圈，在破坏敌人的前沿工事后撤回了原阵地。

虽然贵池得而复失，但参战部队损失很小，官兵仍然斗志旺盛，而敌人在迫使罗团退出贵池城后，显得骄纵轻敌，戒备松懈，其已被破坏的工事也未加修复。师部根据这些情况，认为战机可用，遂令孟团再度攻城。

15 日，罗团兵临贵池城下。这次进攻，他们沿袭的还是上次的进攻路线和战斗方法，唯一做出调整之处，是加强了两翼兵力，用以掩护攻城部队强行登城。

罗团不负众望，通过突击重新占领了县城。令人扼腕的是，后续驰援部队再被齐山之敌所阻，既得成果也又一次落入敌手。所幸罗团两攻贵池，对地形已经完全掌握，在敌援兵到达之前，他们已先期与敌人脱离接触，得以安全撤回。

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两次，从参战部队到师部乃至军部，都很不甘心。师部提出三攻贵池的意见，军部不仅表示同意和支持，还特许将战区的苏式战炮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防连直接拨归罗心量指挥，除此之外，师属的两个迫击炮连、一个工兵连也被一并增加到了前线。

在贵池第二次被罗团攻占的情况下，敌人也长了记性，他们特地向贵池派来长驻的军舰两艘、水上飞机数架，同时加紧赶修城防工事，增强外围据点，并封锁了通向县城的大小通道。显然，单纯“摸夜螺丝”已难见效，在总结两攻贵池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罗心量对作战方案在细节上做了进一步完善，重点包括将增加的火力集中用于进攻贵池外围敌据点陈家山阵地，以及拨出兵力进攻齐山之敌等。

1940 年 5 月 20 日拂晓，罗团发起进攻。敌人立即以炽盛火力进行拦阻，在左起陈家山，右至齐山的数里范围内，构成了一道浓密的火力网。

占领陈家山阵地是关键，罗心量战前指派姚席丰营主攻，为此将战防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、一个工兵连全都配备给了姚营。陈家山敌人的火力更强，拥有小炮不下十余门，重机枪有二十余挺，其两发炮弹全部命中姚营迫击炮连阵地，使其牺牲惨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姚营及其配属部队并未望而却步，尤其是工兵连冒死犯难，将敌人设置的层层障碍物一一予以破坏，对步兵进攻起到了很大的协同作用。至上午 10 点，姚营已攻占了山腹及几个大的据点。与此同时，进攻齐山的王天位营也占领三个据点，缴获一挺机枪。按照作战方案，王营不一定要攻占齐山，能牵制齐山之敌，使其不转用于陈家山即可，这个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了。

只是在 10 点以后，陈家山的战斗出现了僵局，姚营为陡峭的石壁所阻，石壁下战斗地面狭窄，兵力难以展开，随同作战的战防炮和迫击炮部队也都被敌火力压制，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。此时天已晴朗，敌机和敌舰都活跃起来，敌增援部队不断开至一线，形势开始变得对罗团非常不利。

军部对战斗非常重视，特地从指挥所派来督战人员，督战人员这时正好由副师长许元伯陪同到达前线，亲眼看到战斗实况后，他们都认为战斗没必要再继续下去。

三攻贵池的战役就此结束，虽然未能最终达到目的，但可以明显看出，范

子英军的官兵已逐渐摆脱青贵战役留下的心理阴影，在战斗意志和进攻精神方面都可圈可点。

巧计

1940 年 4 月，日军一艘满载军火的中型运输舰由安庆向下游驶去，经过大渡口时触发漂雷，舰身被炸为两段，当即沉没，舰上之敌及军火无一幸免。

日舰触雷沉没地点为陈万仞军守备区，同时也是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警备区。据日方材料记述，从二月至四月间，仅在第一一六师团的警备区内，就发现机雷（即漂雷）三十八枚，船舶被炮击两到三次。为维持其长江航运的安全，继青贵战役之后，第一一六师团决定组建一个混合联队，向陈万仞军在鄱阳湖东岸的阵地进行扫荡。

5 月 14 日，敌混合联队在马当、彭泽间登陆，向驻守鄱阳湖东岸的章安平师一个团及江西保安六团发动猛攻。激战半日，守军伤亡较大，被迫撤至新山、杨梓桥一带高地。集团军总部立即电令潘佐师兼程驰援，并令前方参战部队均归潘佐一人指挥。

潘佐是一个智勇兼备的战将，他分析敌情，认为敌人对鄱阳湖东岸的扫荡其实是上月青贵战役的重演，敌人既在青贵战役中占了便宜，必然志得意满，骄矜不可一世，若用巧计，彼方很难识破。

新山一带的地形多为丘陵与小河川交错，并不利于使用机动部队，潘佐大胆决断，在都昌的土塘、余家埠、蔡家岭另行选择有利地形设立埋伏阵地，而后将新山及靠鄱阳湖东岸一线阵地全部予以放弃，故作仓皇之状地向撤退。

敌人果然中计，待其被诱入狭隘凹地，潘佐即下令各部进行围攻。双方从早晨打到下午，敌军大败。据统计潘部共歼灭日军三百余人，生俘大佐一人、士兵三人，缴获枪支一百六十二支，子弹三千余发，太阳旗三面，其他战利品三百余件。

战机有时稍纵即逝，因此潘佐在指挥围歼战前并未将相应方案报上司批准。

陈万仞军的军部驻于浮梁，同时那里还有一个军政部派驻的情报小组，情报小组不加调查研究，便通过无线电台上报，称潘佐在鄱阳湖东岸作战中不战而弃阵地，致使敌兵深入，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了莫大损失。

第三战区长官部得报，给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打来电话，要求进行处理。唐式遵接听电话后极为诧异，忙派人驰赴前线调查实情。负责调查的要员做事认真细致，没有偏听偏信，而是深入潘佐师部进行考察，并听取了潘佐本人及其作战参谋的解释，然后就实地调查情况据实向上做了报告。

尽管如此，由于军政部情报小组上报在先，潘佐仍被军委会记大过一次，后经战区长官部详细研究，潘佐才得以平安无事，当时某些高层在指挥手段上的僵硬和不知变通于此可见一斑。

敌人不甘落败，1940 年 5 月 16 日，又集中千余兵力，由彭泽、马当间地区出发，向青山桥前进，兵锋直指位于石门街的章安平师师部。

章师除江防部队外，师预备队还不到一个团，因此当敌人出发向青山桥前进时，章师便向军部紧急报告敌人的动态，同时请求增援。军部命令郭英团向昭潭街集结，同时指示最好能赶到昭潭街前面的柞子桥、青山桥占领有利地势，对敌人进行阻击。

5 月 18 日，郭团按军部指示赶到柞子桥，但这时敌先头部队已抵青山桥，他们发现郭团后马上在青山桥后占领部分阵地，以掩护其大部队集结。

郭团第二营张劲竹部也急速赶赴青山桥，并乘青山桥之敌立足未稳之际，夺取了左翼制高点。随着敌后续部队陆续增加，敌人开始全线反击，与张营反复争夺制高点。此时第一营已占领右侧山地，他们发现一股敌人正沿着两营之间的一段水田坝向两营后方移动，即以轻重机枪及小炮进行猛烈射击，从而支援和确保了张营侧翼的安全。

敌人抄袭失败，继续向张营正面施加压力。张营在战斗中打得非常顽强，营长张劲竹亲临第一线指挥，连长陈亮负伤不下火线，排长赵尚志身负重伤，血流满面，但二人都拒绝让士兵将他们背下阵地，自己包扎伤口后坚持战斗，最终双双阵亡。他们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第一线官兵的斗志，坚持到深夜，

敌人被迫撤退。

当晚 11 点，敌一部兵力迂回到柞子桥，对郭团团部和第三营实施突袭，由于三营警戒不严密，其阵地被敌人突破，团部忙令张营转移至昭潭街大道两侧山地阻击敌人。

实际上，在收到团部命令前，青山桥的两营听到后面传来枪声，判断敌情发生变化，已经于拂晓前自行向昭潭街方向转移并占领阵地。

昭潭街的山势更高，一片森林。敌人到达昭潭街后，先用炮火进行盲目射击，接着出动步兵向大道两旁突击部进行攻击，张营居高临下，等敌兵进入有效射程才一齐施射，敌人被打得到处乱跑，只得暂时停止攻击。

不久，敌人转换方向，欲从大道旁的水田地带通过，但在到达张营阵地前时，再次被张营预先布置好的火力网压制得无法前进。与此同时，第一营为支援张营，也与敌掩护部队相持了约一个小时之久。

见实在无法突破昭潭街防线，敌人只得放弃昭潭街，转而奔向石门街。在这两天的阻击战中，郭团共伤亡连排长五人，士兵一百余人，打扫战场时发现敌弃尸三十一具，缴获机枪一挺，步枪十七支，子弹四百三十发，手榴弹、钢盔、太阳旗等战利品一百七十二件。

伪装

昭潭街阻击战打响前后，章安平师已做好戒备，但是石门街与昭潭街不同，本身无险可守，只能将东面的西河作为主要抵抗线，师部遂从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营，部署在石门街西北小高地，用以迟滞敌人的行动。

1940 年 5 月 19 日黄昏，由昭潭街转来的敌人到达小高地前，其先头部队作试探性攻击，被守备营迎面一击后即行撤退。当晚，守备营留两个连占领原阵地，其余部队移到石门街防止敌人夜袭。

次日上午 9 点，敌人对小高地进行炮击，随后展开大部队攻击。守备营留下的两个连主要只用于观察敌人动静，见状连忙撤出了小高地，所以未受损失。

敌人到达石门街后，为了强渡西河，沿河寻找船只和搜集木梯、门板，并利用石门街楼房架设机枪作掩护。中午 12 点，敌人开始强渡，掩护火力极为猛烈，其间他们又焚烧石门街的部分房屋，用以掩护步兵行动，一时间石门街上尘土飞扬，烟焰蔽天。

章师预备队利用河边暗堡顽强阻击，敌人连续发起两次强渡均告失败。眼看局面变得越来越紧张，郭英团奉命于下午 4 点赶到石门街，协同预备队击敌。

敌人孤军深入，连战多日，已经疲惫不堪，又见袭击章师师部的计划无法实现，只得退出石门街，连夜逃回了湖口沦陷区。

陈万仞军击退敌人的屡次进攻，为再次在江中布雷创造了有利条件。6 月中旬，第三战区从湖南运来漂雷三批共两百一十二枚，集团军总部于是下达第二次布雷命令，任务依旧交给第一次实施布雷行动的一四六师，而且仍指定师参谋处长李克猷负责统筹，只是地点改在了东流县以左地区。

指挥部组织力量经过反复侦察，认定东流、彭泽间即皖赣两省交界处的燕子石附近较为妥当。此处没有湖水阻隔，入江约六十米即为水津，缺点是山路陡峭，崎岖难行，有些小道需要经过修整，抬着漂雷才能通过。

在方案得到总部同意后，指挥部对一四六师所属三个团进行了内部分工，一个团修整道路，其余两个团各挑选精壮士兵六百人，将一百四十五枚漂雷运至指定地点。7 月 5 日下午 3 点，布雷队在一个营步兵的掩护下向江岸出发，预计行程需八个小时，结果只花了七个多小时，人、雷就全部到达了江岸。

第一次布雷时浮筒未加伪装，漂雷漂入江中后浮筒都呈黑色浮在江中，容易被敌人发现，以致被清扫较多。这次行动更为从容，使得布雷队拥有了对漂雷进行伪装的时间，伪装的办法是将从各团收集来的破旧军衣裤盖在浮筒上，江水混浊，水的颜色和草黄色破旧军服其实并无多大差异。

漂雷分三批布放，约在夜里 3 点全部完成。这次布放的漂雷不仅加以了伪装，而且由于布放时正值洪水季节，江流速度大，江面宽，漂雷的活动范围也比枯水季节大得多。6 日、7 日、8 日三天，从东流至前江口燕子矶附近范围内，在江水中时隐时现的漂雷大发神威，先后炸沉敌大型运输舰一艘，中型舰两艘，

炸伤中型船只两艘，小型船只四艘。敌人只得宣布停航十天，8日午后，由安庆开出敌扫雷艇六艘沿江搜索，但收效甚微，实际上，即便在7月中旬以后，南京以上至安庆一带江面，仍不时传出日军上下舰艇被炸沉炸伤的消息。

在范子英军方面，由于未能攻下贵池，影响了部队挺进江岸，掩护炮兵腰击敌舰的任务，也因此产生了用漂雷代替炮击的想法。1940年7月下旬，集团军总部向孟浩然师派来海军布雷第二大队，准备在贵池至殷家汇一段江面布放漂雷，并指示由孟师选派部队进行掩护。

由于三攻贵池的罗心量团的两个营正守备在预定布雷区域，师部便派罗团负责掩护。在布雷队到达团部驻地后，团长罗心量和布雷第二队大队长林遵共同在地图上进行研究，然后又一同到前线进行现场观察，最后选定在贵池以西包家圩到大龙圩间作业。这一段江面较窄，流速不大，且在敌人间隙处，非常适宜于布雷。

罗团和布雷大队群策群力，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。布放漂雷的当天晚上，适逢大雨，道路泥泞，部队克服困难，从复杂河汊和窄小堤埂间穿过，终于在拂晓前完成了五十枚漂雷的布放任务。

顺利完成任务后，大家十分振奋，罗心量向上级申请继续布放漂雷。经总部同意，罗团与布雷大队合作布雷八次，前后向贵池及殷家汇江面布放了三百枚左右的漂雷，创造了集团军各部布雷的最高纪录。根据集团军总部、军部及民众监视哨所的观察统计，总共炸毁、炸伤敌大小船舰百数十只，这个数字因为存在重复、误差等，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较大出入，但如此多的漂雷布放出去，对敌舰艇所能造成的杀伤和威慑是完全可以想见的。

四川牛皮匠

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虽早已挂名为总司令，但因兼任四川省主席，长期留在后方，前线一直由许绍宗代理。

王缵绪是个自我期许极高的人，内心里对其他川军将领一个都瞧不起。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